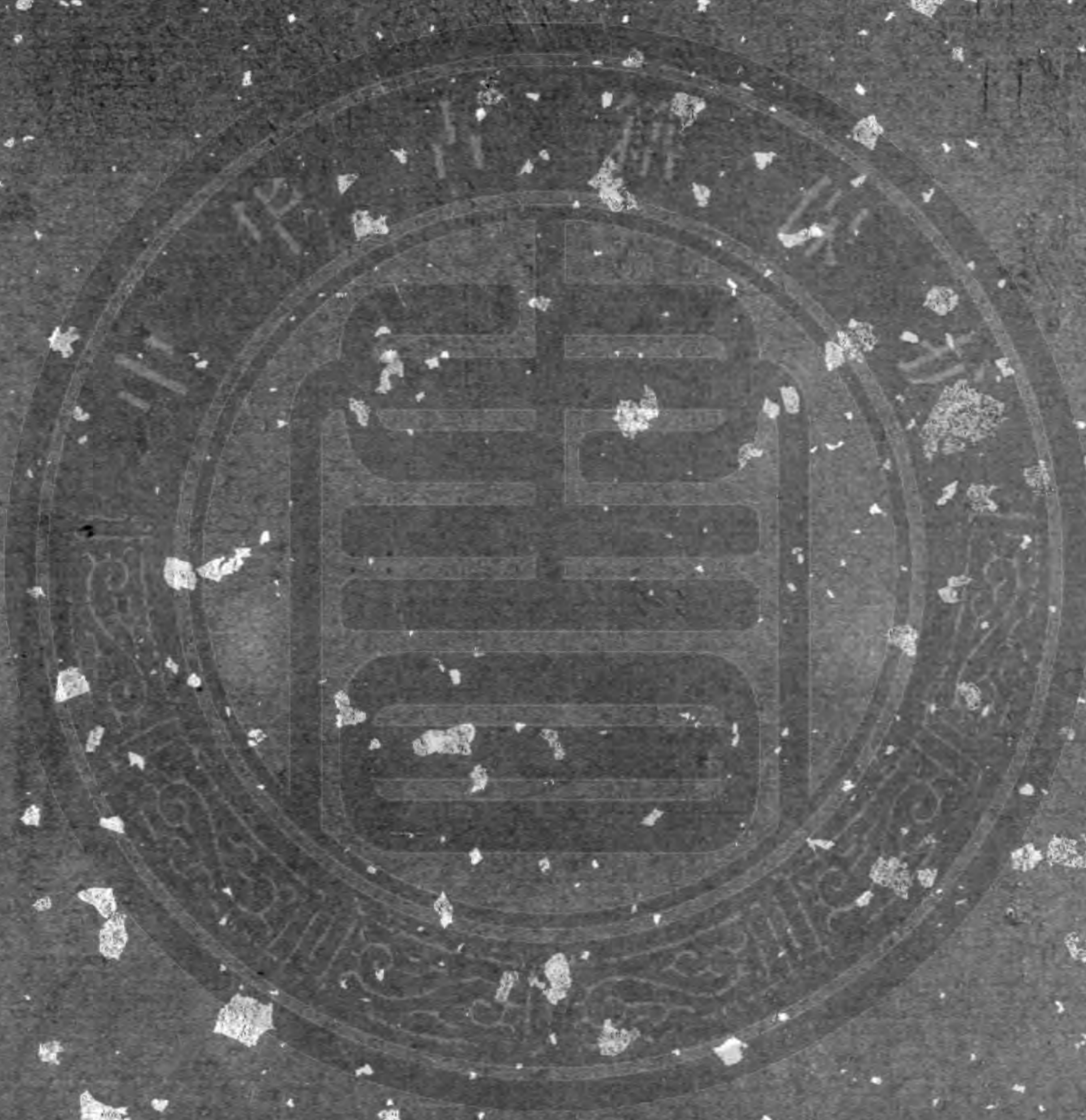


六



諭對錄卷之六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學士臣張亨敬謹錄

諭張少保

茲今亢旱不雨朕甚憂惶去年夏間久旱冬
又無雪是皆朕過 上天仁示除加修省外
其雨暘既失時民食必缺畿內百姓兼被賊
擾何其困也今可思理拯濟之方又近日各
處強賊之發皆由有司官員不能早處可令
兵部行文戒諭鄉等議來行又燕弁冠於遇

天津圖書
館藏

天津圖書
館藏

敬謹錄
張亨

淺淡之日不便服其論法象脩身之道未為
 不可但須因時從之今凡遇 忌日等項將
 燕弁去其金邊及線弁五玉止存雙簪衣用
 便制青衣方稱變服之意併諭卿知前項事
 件卿三臣共計奏處

嘉靖七年四月初十日

上天亢旱風霾時作盜賊竊發邊境靡寧
 皇上省躬之餘復 降勅戒諭百官臣不勝
 惶懼夫 天之立 君本以為民
 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皇上敬

天法

祖正事靡所不盡實堯之存心天下禹無

間然也致變之由外在臣下孰得而辭
 焉昨承 聖諭臣一清傳示臣與鑾

特諭

臣以畿內缺食百姓兼被賊擾者思理極
 濟之方又以強賊之發皆由官司不能早處

令兵部行文戒諭仰惟 皇上真知之明

處之當矣然今 勅諭內已開載事

重大者令會議奏聞以憑區處此等事

情正當議處合無待其會奏臣等敢不

竭誠効力勉圖補報又 會奏臣等敢不

聖諭燕弁
 稱變服之意誠得禮之宜也謹具

嘉靖七年四月初十日

皇上不以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簡掌都察院事

夙夜憂思欽奉
 上德不能下宣
 雖才不能
 力有所不逮
 然於心則
 實懼弗勝
 有孤
 過蒙簡任
 內閣實懼
 弗勝有孤
 重託每日
 退公出
 長安西門
 聲訴男婦
 沿街
 阻不前求
 為分理臣
 一清臣鑾
 所共見
 者也不問
 之咸曰我
 到此奏訴
 或十四五
 奏
 多被豪勢
 阻遏該道
 立案不行
 究抑無
 伸臣去冬
 之二末曾
 被道纏繞
 無奈間將
 訴看過去
 一二送該
 道詳審遂
 來異議以
 為好事過
 且曰既不
 管他衙門
 事不應理
 他斯言誠
 是也臣竊
 謂責在輔
 導凡
 君事皆當
 與聞況於
 見聞所及
 可忍心乎
 昔伊
 尹受成湯
 之任思天
 下匹夫匹
 婦有不甘
 獲者若已
 推而納諸
 溝中臣愚
 非敢望
 於尹也仰
 惟皇上勵
 精圖治遇
 變

省躬視成湯
 以六事自責
 誠為過之
 真非
 大聖人不能
 也臣惡忍於
 無言哉但
 今李承勳
 責在營務每
 多病不至
 衙門熊決
 又陞
 大理寺卿矣
 又今十三
 道御史多
 係新
 進全無老成
 知事可掌
 管道事者
 夫都
 察院風紀重
 地今則輦
 轂之下使
 民每
 日合冤叫哭
 如此則四
 方冤抑不
 言可
 知盜賊繁興
 未必無曲
 請東海有
 一婦
 銜冤遂至三
 年大旱弭
 災召和莫
 此為
 急者也况朝
 觀考察天
 下官員在
 通
 都察院衙門
 是非公道
 所出關係
 甚重
 伏乞聖明早
 為裁處臣
 不勝倦倦
 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七年四
 月初十日

諭張少保

卿昨以佐理風紀缺人足見忠意况承勳營

伍事重此必得人乃可朕欲待吏部報缺令其會推簡用未知可否復與卿計又營中點軍科道官朕聞他每行事未宜且如彼止是點查糾舉為職其他操練下營等事非所與也而御史為屬官左都御史堂上正官也非可與之齊坐也又四衛營亦非該點之數此事承勛當正之彼都不言卿可密同楊少師訪叅舊規來說

嘉靖七年四月十一日

臣張孚敬謹奏臣因向見都察院奏訴不伸民含冤抑深以為慮然須在得人佐理故因人欲待吏部報缺令其會推

聖諭佐簡用誠

為至當但熊浹之才通敏宜於都察院然法律尚未精熟今其辭大理寺卿亦自知之明也臣當與萼計還須具副都

御史員缺并簡命一人佐理院事承勛營務事重但可總理之而已又承

聖諭營中

點軍科道官每行事未宜論點軍官止是點查為職操練下營等事委不當

與騰驤四衛臣查原委營等事委不當該點之數今若如此行事誠為未宜在承勛當即正之各官當即改之也臣敢

請職業可盡而軍務可舉也又承職業可盡而軍務可舉也又承

聖諭御與之齊坐也

夫科官與都御史齊坐已為近

聖諭御與之齊坐也夫科官與都御史齊坐已為近

偏御史誠不當與之坐也今日臣一清
偶目病不至閣臣已有書與論回答相
同不知此規起於何時容臣查明再行
具覆謹具奏

嘉靖七年四月十一日
臣張孚敬謹奏

聖諭營中

點軍科道官行事未宜令臣同臣一
訪得舊規來說除臣已奏聞外連日
出隊伍人數并驗什物止是密去營中抽
嘗與內外提督官面接御史亦無有與
堂官齊坐及訪騰驤四衛舊規原不查
點臣詢李承勳彼開稱云先次該兵部
題選團營軍伍請將各營官軍逐一揀
督并科道等官通將各營官軍逐一揀
選奉還該會同科道官揀選故御史不
官軍還該會同科道官揀選故御史不
得不與旁坐此後各官止管點軍並不

奏

嘉靖七年四月十三日
臣張孚敬謹奏

明倫大典

萬世者也伏蒙聖明不以臣為不
肖先後責以副總裁之意副
違懼無以承

敢與操練下營等事又詢點軍官亦稱
並未嘗查點四衛營臣與臣一清查訪
相同伏乞聖明亮察謹具

重命也前

示以體裁歸一庶得以此次完稿進
覽初稿不免出於草創之餘未敢以為定也近

聖諭明

禮涉倫大典稿其中不可附之別事雖皆於
止可以一稿其中不可附之別事雖皆於

伏讀不勝驚懼之至連日翻閱因畧致
詳刪繁就簡其間雖有於禮相涉不關

體要者俱宜撮其大旨使詞嚴義正也
 他如臣為陳洸為大獄論今刪之恐瀆
 禮也又如臣大禮要畧序及刊增要畧
 進呈疏今刪之恐繁文也又如臣與
 論於第二疏刪之恐重復也又
 皇上賜臣等五經四書勅諭及享
 太廟恩賚今不敢錄者嫌自序過也其
 大倫大義是非邪正所當辯別者一事
 一人不敢失且各為論斷以附其後不
 敢少有不隱諱所以據事直書示至公也
 夫古之史書修于異代今之
 大典修於當代苟非至公至當何以服
 聖德乎是以以前之具稿不得備今之
 聖諭重行刪削總裁官桂萼方獻夫纂
 聖朝罷已同副總裁官桂萼方獻夫纂

進呈臣除與臣一清等題
 聖明於今書稿一通加從容裁示務求精當乃敢繕
 聖意慮更乞一一進呈臣不勝驚懼願望之至
 謹具奏
 嘉靖七年五月初八日

諭張少傑

卿昨具奏修書之意但前朕所言不過君臣
 相資共贊其成俾天下後世無一字之可議
 非只為今所行之耳夫綱常倫理人道之大
 皆天賦予我者奈何人不肯循也司馬程

尚不克果為他無足說且卿謂史書之修必
在異代朕思當代異代之修要皆公焉非公
則不可也故史臣之職最難矣今若朕不與
卿圖恐後來無肯為我盡心耳今所修者不
可遲於一日一時也況書中別項事宜卿已
盡行刪去至公之心不待言於人而自知矣
卿當堅固專精勿得有疑朕雖不聰敢曰我
君臣之為無餘議也今日朕所定去者可用
心查附

嘉靖七年五月初十日

聖諭君臣相資共贊其成俾天下後世無一字
之可議夫三長愚無一得皆賴皇上下後世思

體例惟得少效編纂之力耳然誠恐天
下後世之有可議故不敢不日夜憂思

聖諭謂當代異代之職最難矣此誠大哉

皇言一我疑罪可追也故史臣之職在當代尤難盡

不可追也故史臣之職在當代尤難盡

聖諭今若朕不與卿圖恐後來無肯為我盡心

耳臣伏讀不勝感愴昔漢章帝命博士曹褒
定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

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議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乃獨責任褒為之神明破千古之感皇上孝誠通

天地之心是典誠不可缺也然而予奪去處實皆出自愚非曹褒可獨任耳此臣所以顧臣凡愚非曹褒可獨任耳此臣所以為懼也又

聖諭仰當堅固專精勿得有疑夫堅固專精實皇上有得於堯典惟精惟一之訓臣不敢不勉也孟軻氏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臣一介書生切受

皇恩至深至極又非特手足之視而已惟鞠躬聖諭今日朕所定去者可用心查附夫奉迎

聖母二箋誠為切要不可不載但臣初未知之斷耳昨於閣中底簿檢出編入仍各附論

者矣其餘俱遵奉聖諭逐一刪補再封進覽畢發下繕寫正本擇日

覽附錄謹具奏

嘉靖七年五月初十日

諭張少保

朕昨因修書以各官效勞卿等已撰進勅旨但卿三臣朕欲親撰恐有未當其楊少師等加恩勞卿撰來看勿負朕託

嘉靖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聖諭楊少師等加恩勞卿撰來看勿負朕託

此臣竊惟館閣編纂實效常職豈敢過
 分濫叨國是宜有特恩以酬勞勤
 緣官階并特進散官俱已盡加授故臣
 止敢擬加正一品俸再廕一子做尚寶
 司司丞謹遵進請自命并臣鑾
 恩典擬介書生濫叨斯職盈滿之戒惟目切心
 得免獲罪於天幸矣非分之
 恩敢復冒濫伏乞幸謹具奏
 賜保全實為至幸謹具奏
 皇上以嘉靖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令臣等議擬大典書成念纂修等官效勞
 恩典臣一清會同臣悉照纂修
 聖裁及蒙事例擬諭臣議一清等加請
 大明會典

恩勅旨

仰遵甚不安夫聖意不敢遽違連日思惟心
 十卷纂修諸臣積功四五十年而後成夫
 儒官纂修猶禮官講禮刑官明刑皆供
 常職而已自來俱因循自成此宿弊
 亦藉此以結私恩至今因循成此宿弊
 未能釐正也今聖明指授裁正臣供編纂
 制皆出不過因舊奏刪削鋪敘成卷其
 之職亦不過因舊奏刪削鋪敘成卷其
 間謄錄止是辦事吏倪標等四人翻閱
 案卷止是辦事吏倪標等四人翻閱
 未嘗有效勞者也稿完之後
 房膳錄官員每稿完之後
 而巳且彼已虛受廩餼一年有半功未
 足已償十分之一昨照脩
 大典擬進如王應芳以序班進中書舍人
 則陞四級岳梁以評事進主事則陞二
 級故兩房官互相爭攘以此在外昔年

一代盛

制皆出不過因舊奏刪削鋪敘成卷其
 間謄錄止是辦事吏倪標等四人翻閱
 案卷止是辦事吏倪標等四人翻閱
 未嘗有效勞者也稿完之後
 房膳錄官員每稿完之後
 而巳且彼已虛受廩餼一年有半功未
 足已償十分之一昨照脩
 大典擬進如王應芳以序班進中書舍人
 則陞四級岳梁以評事進主事則陞二
 級故兩房官互相爭攘以此在外昔年

制誥兩

而巳且彼已虛受廩餼一年有半功未
 足已償十分之一昨照脩
 大典擬進如王應芳以序班進中書舍人
 則陞四級岳梁以評事進主事則陞二
 級故兩房官互相爭攘以此在外昔年

大明會

則陞四級岳梁以評事進主事則陞二
 級故兩房官互相爭攘以此在外昔年

大明會

級故兩房官互相爭攘以此在外昔年

托附議禮之革如錦衣衛革職總旗聶能遷今已冒陞指揮僉事考察黜退光祿寺錄事錢子勳今已復職敘用於心尚未滿足連日呼集朋類聲言兩房寫字官有何功勞今反陞官我輩講禮却不陞官臣謂此輩俱於禮成之後希圖僥倖席書嘗謂若濫叨禮成之恩典真為大典不吝恩賞恐施也伏願恩過濫甚非所以重裁樽宜參照纂修賞賚甚則不過通庶無所藉口量加賞賚則彼實內閣之徒循宿弊皇上今日也夫纂修陞官實內閣之徒循宿弊也足矣如修陞官實內閣之徒循宿弊也

恩寵已極盈滿 皇上欲正 恩典正當

自臣等始若復濫及在臣萬不敢受何也蓋遷陞太驟清議難容天下後世恐大典之累也亦深矣 聖恩有所以偏重其為

大典之累也亦深矣 聖恩有所以偏重其為

實未正俱廣矣 臣又竊念年前兩次

假此要結人心及禮定一莫之舉成之後

顧乃於誠不能推恩之典一莫之舉成之後

人心誠不能推恩之典一莫之舉成之後

今當誤禮之罪宜有呈之後既有

之聲誤禮之罪宜有呈之後既有

應得刑于四海天子親而德教加于

恩亦偏矣臣愚區區忠懇之見如此惟

聖明察焉謹具奏

嘉靖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諭張少保

今早卿奏書完欲不必陞官夫書完加恩以見朝廷酬勞之意況今次比別項不同實功與善降罪罰惡在此舉卿其安心勿慮但所言兩房書辦者止可加俸朕已另撰旨草與卿看看來行又卿說頒恩一事可待別項行旨草看是了就封來如有差處謄過來不必用密疏又朕思書中所集亦有席書之奏朕欲廢書一子未知可否就議來聞

嘉靖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恩命優渥臣張孚敬謹 奏臣伏承

度德弗稱揣分匪宜已具本懇辭然愚情有未盡者不得不為自古為難君臣相保也竊謂君臣相遇為難者難以正則為苟合非相遇之道也相保者難以道也臣本草菜之人原無台輔之望幸早也聞於父兄師友而是非善惡惡之聞於父兄師友而是非善過蒙超擢由夫人視之為至榮也臣之自視為至難也所謂難者何也正道之難行誠心之難也死在危難行誠心之難也死在危於旦夕幸而免者惟一點孤忠照臨

日月之下而已此之為難猶未也既以責臣以
 兵曹之佐也如革邊方之債帥裁冒監
 之冗官是也大觀怒於人矣既又委臣以
 總憲之任也如決大誣人之冤獄汰不職
 之御史是又夫大觀怒於內閣之官也為難
 尤未也迨夫任臣以斯密勿地也臣初之
 知其難也即語同官曰斯密勿地也臣初之
 是任也即語同官曰斯密勿地也臣初之
 淵閣中壁上為君難為臣不易也又睹文
 曰吾夫子臨之在上先師孔子像語同官
 言也又均念前此內閣諸臣多不能以
 禮去位語同官曰此內閣諸臣多不能以
 覆車相尋往轍可監也夫受代言之極矣
 者苟有一毫私意干乎其間則欺天矣
 夫守正道者多不便於行私秉誠心者
 自不容於假借且如前官者金獻六等一
 將之功未成假借且如前官者金獻六等一

命方下

又近者伍文定一將之
 托姓名奏參隨者餘三
 權門子姪親故之革臣
 革之此何等親故之革
 買窩賣窩阻壞鹽法外
 儲臣擬票必欲盡禁絕
 也停雲南運銀三十萬
 內外黃緣者失利此又
 查牛馬房宿弊言出桂
 今內外典牧者失利此
 省災停止仁壽宮工役
 為臣與萼昌之實欲基
 何等觀怒也凡此特為
 而觀怒禍及一身而觀
 為一部一院而已今而
 萬方矣非一院而已今而
 臨於上臣雖一日有不能
 夫阿意從人者人反以
 朝以

勅旨嚴

天地鬼神為私門之禁謝絕內外之臣王佾假稱駟
騙事之臨之者近尚內閣已請
人言之一鞫可白恐終未免觀怒之多而
已昔齊威王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國
子之居即墨毀言日至於然吾使人視之
田野闢人即民給官無留事東方已寧是
子不事吾左右以譽也封之萬家名
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也阿譽言日聞

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關人民貧苦昔日
趙攻鄆子勿能救衛取薛陵子勿知是
子厚幣事吾左右以譽也封之萬家名
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
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夫齊
威王猶能明毀譽而致大治況
大聖人在上乎臣之援斯言也非為已也所以
大禮既定臣固嘗求退未蒙俞允及請焚
命不敢復陳茲幸命中止乃繼承纂修之
非復陳茲幸命中止乃繼承纂修之
大聖人之所作為臣竊思與異議之輩將觀怒
於萬世者為臣竊思與異議之輩將觀怒
難也非畏禍也然商書有言曰臣罔以
寵利居成功此臣子之大戒也夫盈滿
不戒天道所惡君者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忌夫古之事君者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今之事君者恩則歸已怨則歸人誠難
 為也蔡澤有言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
 臣在今日分當求退第受受非分之
 恩深厚不忍遽以為言又敢過受非分
 恩澤乎伏願皇上體上天惡盈之道
 察愚臣知止之心容臣辭此恩典得
 君賜退謝則始而君臣之相遇終而
 相保誠為古今之所難者然使臣之進
 退以道則為古今之大典之書尤足以推重
 於後世矣謹具奏

嘉靖七年六月初四

諭張少保

卿纔密疏陳辭懇切之至且有求退之意夫
 酬勞報功朝廷之事我祖宗朝故事乃人

君不易之典也卿首議大禮倡正天倫及
 朕任用以來抱義懷忠身家弗顧及纂述多
 所勤勞宜恭承朕奉天之意勿得過為辭
 遜輒云求退正空展布忠誠匡朕為君若果
 欲遂其已讓求退自逸是深負朕也卿其承
 哉其他怨誹誣陷之言非當介意不必以是
 在念也

嘉靖七年六月初五日

聖諭以酬勞報功朝廷之事人君不易之典令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臣勿得過為辭遜輒云求退且許臣以
抱義懷忠責臣以展布忠誠反覆懇切
臣伏讀不勝感泣夫豚魚尚孚忠信草
木知報春暉臣受豈敢不思圖報也恩
如謂天地父母豈敢不父子大倫實
竊謂臣不過因事推明而已
皇親自提挈臣不過因事推明而已
成是非大權實而巳夫何功之有昔舜
不過因文纂述而巳夫何功之有昔舜
之稱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
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故臣於此
所以終有所不敢自安者也蓋嘗論之
古之君臣所以共成臣正大光明之業
惟在君明用舍之道臣明出處之分焉
耳為君不明用舍之道則失臣之所為
明出處之分則失臣之所為臣不
切言者為是故耳非敢忍心求退以負
聖明也君莫貴於知人故觀人之法在

君所宜加重者也宋儒朱熹有曰天地
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暗則必明
則易知凡陰必柔必暗則必明
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
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
世不能易也熹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
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通達如青天
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猛而麟
鳳之為祥嘉嘉落落無纖毫可擬者必
君子也
而其依阿澆蟲如鬼域狐蠱如盜賊詛
而細如螻蟻如鬼域狐蠱如盜賊詛祝
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
小人談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
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
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也
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朱熹為言如
此願

之道必自明矣臣愚日取而自觀焉則
 出處之分又安敢不明哉夫君臣之義
 莫逃於天地之間臣昔當釋褐之初已
 不負皇上今居輔弼之列尚忍負
 共第臣願為忠良之臣不願為寵幸臣
 也夫毀譽之言多出好惡仰惟
 聖明察焉宜臣之不必在念也臣所辭
 恩命已蒙御批勿允候本下即當叩
 陛謝恩謹具奏聞
 嘉靖七年六月初五日

諭張少傅

茲今諭禮部加上

尊謚

尊號朕以前擬

聖母加徽慈二字猶未穩當今更

慈仁二字

卿等待本來只照前寫朕自批改預諭卿知

又 皇考九字亦朕親定勞卿將各字謚法
 通寫來聞

嘉靖七年六月初八日

皇上加上 臣張孚敬謹 奏恭惟
 章聖皇太后尊號 恭穆獻皇帝尊謚
 尊親之心然亦 今曰中外大小臣工之同誠
 也茲承

聖諭以前擬 聖母加徽慈二字猶未穩當
 今更 慈仁二字今臣等待本來只照前
 寫 皇上親自批改預諭臣知欽此然以

臣愚論之徽之義美也慈之義愛也仁
 亦愛也二字義同大雅之詩曰思齊大
 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妣
 嗣徽音則百斯男朱熹傳曰徽音美德

皇上初擬之音指思齊之德而言也以此推之則

聖諭法通寫來聞欽此臣謹考周書謚法解曰周

蓋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是以

恭穆獻皇大帝作謚名與行符號與功稱真武王

恭睿仁寬穆純慎獻八字俱謚法所載惟淵字

聖明垂覽而加詳焉謹具一冊封進伏惟

恭謚法曰尊賢貴義曰恭又曰正德美容曰恭

周公謚法春秋謚法廣謚法沈約謚法

賀琛謚法厚蒙謚法鄭樵謚法蘇洵謚

法俱載有恭字

不載字義按許慎說文云睿深明也書

洪範曰睿作聖周公謚法鄭樵謚法蘇

洵謚法俱載有睿字

慎說文云回水曰淵又中庸曰淵淵其淵

文公曰秉心塞淵又中淵字

但諸謚法俱未見載有淵字

不載字義按許慎說文云寬大也廣韻

曰愛也裕也鄭樵謚法蘇洵謚法俱載

有寬字

曰布德執義曰穆又曰中情見貌曰穆

周公謚法春秋謚法廣謚法沈約謚法

純 謚法曰中正精粹曰純鄭樵謚法蘇洵謚法

慎 謚法不載字義按許慎說文云謹也周公謚

獻 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又曰智質有聖曰獻

有獻字 法周公謚法春秋謚法沈約謚法賀琛謚法

嘉靖七年六月初八日 法蘇洵謚法俱載

諭張少傅

昨卿回奏 尊謚九字朕悉覽訖但用淵字

者以見我 皇考深仁厚德集慶後人之意

也 聖母 尊稱 仁字還好夫聖人未嘗

輕許仁於人而仁字極至之稱仁與慈雖皆

為愛意亦無妨害庶盡朕心耳封來書冊併

還用茲復諭又此禮成後宜有恩詔當行之

條卿宜先陳告朕或公會預奏庶議擬停當

不至差誤也又每歲仲夏蓮放時朕奉

聖母觀賞今值 庶祖母端順賢妃喪其可舉

行否朕無可謀者與聞於卿議來聞

嘉靖七年六月初九日

聖諭令臣 臣張孚敬謹 奏昨伏承 恭穆獻皇帝

尊諡九字謚法臣謹按古謚法開寫上奏今承
聖諭謂用淵字者以見精至當又承
慶後人之意取義至精至當又承
諭未嘗輕許仁於人而仁字極不至之稱好夫聖人

聖諭禮成後宜有奏臣前曾奏請
大典或公會預奏臣前者曾奏請
恩例以廣推恩之孝今者加上聲誤禮之罪宜有
尊號推此恩固所宜也論事體惟乞
皇上推此長長恤孤之願而巳古人謂赦者小親

聖諭每歲仲夏蓮放時朕奉宜也又承
每歲庶祖父母端順賢妃喪其可舉行否夫
之幸其條例恐不宜況臣一人之識未
敢遠陳容公會預奏宜也又承

皇上以天下養孝之至也今
端順賢妃有所不樂實尊祖之孝心念及
聖母之心亦必有惻然者况
聖明裁之宮若殯出可舉行也臣愚見如此惟

嘉靖七年六月初九日
臣張孚敬謹
獻皇帝尊諡
論內閣謂加上禮部所具儀注還欠明白臣等

俱不能無罪也自古謂議禮之家名為
聚訟然非稽考古制終無以一紛紜之
說也但禮部多抄寫舊儀內閣官又
無定見所以前者往往所擬儀注俱各

一代大典立萬世伏念以前者往往成
獻皇帝尊諡
實尊諡
孝之至也禮之大成也

孝之至也禮之大成也
孝之至也禮之大成也
孝之至也禮之大成也

孝之至也禮之大成也
孝之至也禮之大成也
孝之至也禮之大成也

聖明裁斷謹具奏聞
 節誠不取不講也謹以切要處條開并
 檢家禮儀節二條
 上請伏乞

聖諭當改題
 神主此第一義也已喚醒人

神靈所依為體至重國朝大學士丘濬嘗按

人君托天以親為尊謚其親猶士大夫以

君恩追贈其親為禮一也是日宜先改題

神主加上禮儀節先有改題神主之文次有宣制

冊寶猶士大夫之宣制辭也若不改題尊親之上

冊寶同非禮之實也故家禮追贈之條最為可

冊寶自是謂改題當先日改題尊謚專加于

神主或謂改題當後日改題夫以宣告之者豈得謂

神主者又行奉安禮則連日之舉似為太瀆又

冊寶再行二獻乃禮之次然亦不失奉安之義

廟時事今改題止是初遷日之行初獻禮上

廟中誠無有用朝服之禮今用祭服

聖諭至當也初擬三獻不用樂此

聖諭至當也初擬三獻不用樂此

聖諭至當也初擬三獻不用樂此

廟中之大有事當如時享儀庶得禮樂之全也

奉慈殿行禮雖有殿廟內外不同均

世廟儀宜改題神主事體當如

神主宜禮題止用繕書者書之今中書官是也

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

諭張少傅

昨卿以世廟禮儀并改題寫神主

神位事宜其滌去舊號宜止用水不當用油

卿謂改題當在未上冊寶之先倣夫官者之

制朕思焚黃追贈題改神主以其從生者之

職耳故子受爵於君追贈其祖父在未宣制

之先可也今加上尊謚非從生者位焉既

曰請命于天便當在後題改明矣書寫

尊號當用善書者當用題主重臣一人亦體

例耳其上冊寶宜在讀祝三獻之先可查我

聖祖昔上德懿熙仁四廟冊寶禮儀

行卿謂陪祀官不當服朝服可說與獻夫令

行各官具祭服行禮卿又謂恐預告及奉安

二宗禮不可行似太瀆也如不用祝帛一獻

等儀只可用祝者一人以為詣告奉安之意亦不必用祭儀庶可卿再加詳議來聞考證書二冊封還

嘉靖七年六月十六日

聖諭令臣等議加上臣張子敬謹奏伏蒙 尊謚禮儀臣竊謂 一代典禮此其大成也

聖明裁斷豈敢自以為必然哉茲承故一得之愚不容不竭仰惟

聖諭令臣再加詳議來聞謹復條開于后伏乞聖明加覽謹具奏

聖諭子受爵於君追贈其祖父在未宣制之先計開

可也今加上尊謚非從生者位焉既曰

冊寶宜在讀祝三獻之先可查 聖祖昔上洪武元年春正月一日壬申朔

仁四廟禮儀行臣謹考 命禮官書四代皇祖考妣神主四日乙亥

上帝皇祗定有天下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呼萬歲者三禮畢太廟追尊四代

祖考妣為皇帝皇后奉上玉寶玉冊每廟牲幣 祭器及禮儀樂舞同郊壇祭退訖遂命

世子先至社稷壇立石主上遂御奉天殿

禮如家廟儀畢事聖祖于洪武元

百官上表賀按此年正月四日乙亥追尊

禮如家廟儀畢事聖祖于洪武元

禮如家廟儀畢事聖祖于洪武元

力建寶諭妻 命禮官書四代 年正月四日乙亥追尊 二十二

懿 熙 先於正月一日壬申 尊號奉上册寶已

神主在 代先可見矣 皇祖考妣神主則改題

神主之 子奉神主請 太廟追尊四代

祖考為 皇帝皇后奉上册寶在次又可見矣

神主之 成在先 册寶壇行禮如家廟儀畢

册寶後 無復有至家廟行改題

神主之 禮又可見矣 今加上

尊謚誠 與聖祖昔上 德 獻皇帝 懿

熙主與 仁四廟尊謚事體相同 其改題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止 上必用讀祝若不先改題 祝文必止宜仍用

神主一節矣初臣等愚昧俱不能議及改題

聖明之見非諸臣所能及也其論上

尊謚禮儀亦僉曰宜先改題而畢事者此非臣一

冊寶乃禮之次誠當同日而畢事者此非臣一

神主至一衫主用水不用油者夫

水粉亦庶可代遷時刷洗改題稱號及

旁注如用油便應用刮削非所以示安

重也與神位不同若神位可粧飾也

聖諭預告及奉安禮如不用祝帛一獻等儀只

可用祭儀欽此臣愚誠恐一時禮儀係萬世典

聖祖之制下采諸臣之言當令禮部審處具儀

冊寶為禮之正誠然止當先期用祝者以為詣

告其奉安之禮宜不必復行此臣犬馬

之誠所宜自盡如天子方改題無敢復為妄

神主此則禮制出自奏

議也謹具奏

嘉靖七年六月十六日

聞

東坡集卷之六

二言聖諭卷之六

二十三

諭對錄卷之七

崇禎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學士臣張亨敬謹錄

諭張少傅

今日班中不見卿問以頭眩未入想是暑所
攻受熱卿可用心調理又今日朕面承

聖母問曰聞議加稱號而昭聖太后何不

及也朕恭對曰皇伯母稱號已隆矣但

聖母所稱未遂臣子之願與皇考祖母未

盡於道故敢輒議聖母又曰孝惠太皇

之稱 先帝之號固當顧吾何德以堪朕復
曰 慈德深恩不足以辭句所盡豈能名言
但子之愚情至願亦輔臣之願也又蒙

訓曰吾何德之有而今暑伏壯時恐皇帝冒熱
吾心亦豈安朕又曰 慈念敢不將承吉辰
所到子誠得盡何有一分之勞特諭卿知可
記之閣中非朕自矜庶彰 慈德耳又近日
所議之禮連日不聞卿言慎勿介懷朕所擬
者雖非禮之至亦禮之中須如之可卿之所

見亦豈為不可但先行恐不宜促於一時又
時久人必生怠當要以 神安為主卿勿疑
慮

嘉靖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聖諭今日班中不見卿問以頭眩未入想是暑

所攻受熱卿可用心調理臣因昨日之吉臣

愚子臣遜志拜受適閣中事簡臣同擬票

書舍人至任訖告臣之祖考不虞觸熱

畢乘午遂出奠告臣之祖考不虞觸熱
遂成頭眩但所感稍輕明晨量可趨
朝伏承 皇上垂念存問真一體之至也
臣不勝感荷之至又承
聖諭備以 聖母所問議加

聖諭備以 聖母所問議加

稱號之意及
慈德臣伏讀欽仰有以見之

聖閣中之慈讓
法萬世者也
皇上帝之孝誠真可以光簡冊

聖諭內閣手札大義與旨皆所到閣之網明政
教上接堯舜禹之傳下以立紀綱之陋

密諭手錄外凡可大書特書者臣謹除
書者逐一謄錄成冊矣誠慮日久事多

聖諭皆嘉言善行人主之言行事之實況
專掌考諸古有左右史唐有起居注皆

簡命有學識官一員通將內閣收藏
聖諭專責其逐事編輯臣當總領其事不敢辭

聖德錄
或定名為嘉靖正要庶永久不磨也

聖諭近
行又承
此係切要切重事實臣素心不敢不請

聖諭所議者雖非禮之至亦不聞
一卿之時見亦豈為不可但先行恐不宜促於

神安為時又久人必生怠當要
國朝主卿勿疑慮臣伏讀愧恐無地竊謂

冊寶及
行而
冊寶之禮先時多有是
舊文遂先題
宗廟中又無有上

聖明啓
發故臣等相顧驚愧而已
神主宜無

冊寶後
不可改題
殿之禮當作四日舉行初暑伏熱之中未免有

聖諭

聖諭

三

聖諭禮部定為

冊實後一日

奉慈殿通先一

神主止

二日行禮

誠為酌時

改題中臣連日無言

皇上所

定禮制得中

如此誠有不假

於言者也

嘉靖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聖恩存

問不寧次日

即勉强趨伏承

朝因欠調理

名至

京原與能遷

不擬票示臣

初臣被清以

皇上之

名臣等專為講

明朝廷前典與

禮實出臣謂

大聖人

至孝之心豈

不信之也席

書修大禮集議

感者臣實不信之也

席書不為明載

此事遂欲誣

時彼曾罵席書

不為明載

此事遂欲誣

又席書及去

年臣修顯功

臣謂桂萼曰

昔年二次行

取吾輩俱是

朝謂桂萼曰

兵部行取實

出若任彼意

書之正席書

能遷所奏也

若任彼意

書之正席書

謂為此徒開

一賣官局則

恐非所以為

大典矣況其

所奏俱在嘉

靖三年二月

力建宗廟

諭討錄卷之七

四

明倫大典

報知詐功已欽差行勘宸濠事情賴太監
 平地矣彼時科道切欲舉劾因有人主
 僉事而止然彼心猶有不足比進
 張而欲隨例陞官對桂萼言欲要做錦
 衣衛堂上掌印指揮臣謂萼曰此等凶
 惡若使做錦衣衛掌印指揮壞
 事極矣況此番衛掌印指揮壞
 未嘗與名何得陞官且前日之
 冒濫如公議何彼聞之益懷讐恨今其
 所奏事情容臣備細陳白昨閣中擬票
 謂中間指摘多係曖昧不明之朝豈容
 查究且饒他事於此而查究是壞
 子有曖昧之事於此而查究是壞
 之體廢此祖宗之法也使臣誠如所
 奏誠有此事祖宗之法也使臣誠如所
 戒天下萬世事豈可徒皇上即當正法
 然則小人風長讒邪交付之曖昧不究
 國家之不

朝廷

明倫大典

幸也況臣秉筆直書作
 典豈特犯聶能遷一人之怒而已臣之
 出處名節義決於此不敢苟容伏乞
 斷不可放過也謹具此不
 皇上裁嘉靖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奏

奏聶

皇上已

能遷恨臣情由非止一日假托議禮求
 進臣所弗與恐汚
 察之明矣彼於
 止留總旗名色臣任兵部侍郎時彼每
 每稱已先差在浙江地方間江西宸濠
 之變中途先告差去行勘宸濠事情太
 監賴義等知之自以為功欲詐冒陞職
 臣實為朝廷名器之惜固弗之與後
 臣出兵部今年正月間彼方陳乞兵部
 為其覆奏楊一清實主之偶一日清
 不到閣即寓書與臣欲為其擬票量
 陞職蓋不為過今書見存可証中云三

耳者即聶字也聶即聶能遷也是日兵部本未下次日發下是日一清到閣即為擬票云聶能遷公差聞變不避艱險傳報地方官員分兵備禦況他先年抗言論禮勞績可嘉准陞本衛指揮僉事着在南鎮撫司管事彼時實恐皇上不從假以抗言論禮四字欲從也故聶能遷益感一清之恩而恨臣矣臣于本月二十五日偶病暑在家桂萼阻他不得欲請朝廷留中臣即呼我阻他不得欲請朝廷留中臣即呼萼家人責之曰此奏正要朝廷發出追問明白有罪我自當之豈可擅請皇上密諭欲其進閣既而又對桂萼說皇上今又吏部重地欲令其過明年朝覲考察後進閣且說必有人沮之者是設心以

皇上宜明一應間雜小人俱速遠之可也臣奏請君恩凡一應間雜小人俱速遠之可也臣奏請生間隙此恐非同同心輔政之道也國法以破邪黨其間所誣事情俱看法司逐一查究明白要見此本是何人主謀何人代筆各坐以罪庶將來有所懲戒也謹具奏聞

嘉靖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諭張少傅

近日聶能遷懷私捏辭怨朕不平誣害排陷卿已有旨提問追究朕思憐夫小人所為一至於此何敢以忠而自許哉法不可不行且

彼必有主使朕豈不知奈仁者君之德耳朕
恐卿介懷夫自古忠於君者未嘗不被讒害
人主一或不明而上下皆中其計今日之事
緣卿忠貞不比處來比非君子所為故彼小
人怒其不隨耳卿之忠赤不可以求人知為
知而求 天地鬼神知而為知可也卿慎勿
致其猶疑當矢心佐朕益勵厥志以副朕倚
毘者也連日暑伏交攻未以諭卿今特慰諭
卿宜欽承

嘉靖七年七月初二日

皇上以疊書慰臣者臣死罪死罪伏讀數過不

聖諭云近日聶能遷懷私捏辭怨朕不平誣害

排陷卿已有旨提問追究朕思愴夫小人所
為一至於此何敢以忠而自許哉法不可不
行臣嘗聞法者天下之公也法行則治法不

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均曰可殺
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

人殺之也聶能遷懷私捏辭誣害臣不
足惜也乃敢怨及私捏辭誣害臣不
國人均曰法所不赦 皇上自暴其罪

皇上謂法不可不行真敬 祖宗律令 天法
祖而天下不足治矣 皇上亦已察

嘉靖七年七月初二日

聖諭云彼必有主使朕豈不知奈仁者君之德

耳臣嘗聞宋儒司馬光曰人君大德有三曰

仁曰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謂也

與教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

之識安危別賢愚辯是非此謂也君之

斷之武不疑奸不備感佞不謂也唯道

之武也三者兼備則國法強闕此一則

遷懷私危三者無一焉則止今者聶能

罪實浮馬辭怨及皇上一夫既已知之

寬大為仁而善處之則可以結邪黨包

而失之為不處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

有禍心厲之階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

聖諭云朕恐卿介懷夫自古忠于君者未嘗不

害人至一或不明而上皆中其計臣

嘗聞人君之德莫大于至明以照奸

則百邪不能蔽矣昔魏龐恭與太子質

于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

虎王信之乎二人言王信之乎曰

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

力建

俞封錄卷之二

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
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力也由是觀之甚
非臣之力也主君之力也夫市虎成於三人
矣讒言之惑人也夫市虎成於三人投
杼起于三至皆惑也今臣將成篋誠有非
以照奸則臣之謗書殆將成篋誠有非
下皆中其計而國家之患將有不可
勝言者矣今臣之得脫讒口上下相安
實由今日之事緣上至明之力量也
聖諭云為故彼小人怒其不隨耳卿之忠赤不
子所以為小人怒其不隨耳卿之忠赤不
可以求人知為而求其不隨耳卿之忠赤不
為知也副朕倚毗者猶疑當矢心佐朕益
勵厥志以副朕倚毗者猶疑當矢心佐朕益
以諭

聖諭云

於昔年講禮或問中陳之矣夫斯言也臣
求同理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斯言也臣
愧感激臣嘗聞朱熹言曰不以求同俗而
卿今特慰諭卿宜欽承日暑伏交攻未
志以副朕倚毗者猶疑當矢心佐朕益
為知也副朕倚毗者猶疑當矢心佐朕益
勵厥志以副朕倚毗者猶疑當矢心佐朕益
以諭

皇上夫既知天地百神之主也臣一念愚誠
皇上夫既知天地百神之主也臣一念愚誠
皇上夫既知天地百神之主也臣一念愚誠
皇上夫既知天地百神之主也臣一念愚誠

皇上所忠貞不遇臣也開誠心布公道臣之所
皇上所忠貞不遇臣也開誠心布公道臣之所
皇上所忠貞不遇臣也開誠心布公道臣之所
皇上所忠貞不遇臣也開誠心布公道臣之所

皇上也且君臣相保自古為難臣嘗為
皇上也且君臣相保自古為難臣嘗為
皇上也且君臣相保自古為難臣嘗為
皇上也且君臣相保自古為難臣嘗為

聖明亮之謹具奏而後已臣之慮諸葛亮曰
聖明亮之謹具奏而後已臣之慮諸葛亮曰
聖明亮之謹具奏而後已臣之慮諸葛亮曰
聖明亮之謹具奏而後已臣之慮諸葛亮曰

諭張少傅

霍韜屢辭陞職當允其請卿意不知以何為
霍韜屢辭陞職當允其請卿意不知以何為
霍韜屢辭陞職當允其請卿意不知以何為
霍韜屢辭陞職當允其請卿意不知以何為

可用問卿可作何處

嘉靖七年七月初九日

臣張孚敬謹奏伏蒙
 聖諭霍韜屢辭陞職當允其請
 為可用問卿可作何處欽此
 臣昨見
 發下霍韜辭疏間有釀禍蓄毒等語實畏邪
 徒報復之心未釋有此深憂過計耳臣
 嘗聞臣子事君惟盡其在天而巳至於
 成敗利鈍皆在乎
 必無此事夫
 陰夜之為耳
 矣臣等遭逢
 何啻
 當盡忠戮力
 皇上慰諭
 後已論霍韜
 今加之職
 養德器習知
 事今其屢辭
 其煩瀆矣茲承

聖諭當允其請
 惟盡其在天而巳至於
 成敗利鈍皆在乎
 必無此事夫
 陰夜之為耳
 矣臣等遭逢
 何啻
 當盡忠戮力
 皇上慰諭
 後已論霍韜
 今加之職
 養德器習知
 事今其屢辭
 其煩瀆矣茲承

從其請須當責以君臣大義而激發之
 使之矢心報國勿顧忌害可也謹具
 奏
 聞

嘉靖七年七月初九日

諭張少傅

今早朕面奉 聖母諭云內閣先生每多有

勤勞吾欲加以恩賚未知可否皇帝可為吾

言之朕對奏曰內閣臣楊一清等委克盡心

力勤勞已著今 聖母欲加諸恩賞但楊少

師等乃盡彼之忠豈敢為辭而 聖母若加

力是實命書 諭討錄卷之二

以賞賚須用一誥諭行之庶彰 慈德今朕未自用其意預詢於卿可否即便看来

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

聖諭以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聖諭內閣臣多有勤勞欲加

恩賚臣

竊謂 聖母有諭 大禮之成實出 聖母尊崇乃武王

皇上因

心之孝而 今日 皇上 實行古之道而已

天章煥

然非 又伏讀 聖母慈仁孰能為此訓非

皇上孝

誠執能發此心哉末諭臣等其思所以

聖母之

訓以答 頌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

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臣

敢以為 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

聖諭謂此禮成後宜有恩詔當行之條卿宜先

陳告朕或公會預奏庶議擬停當不致差誤

尊號推恩此固所宜也 尊親之心使人各遂親親

皇上推恩此大孝也 尊親之心使人各遂親親

皇上推恩此大孝也 尊親之心使人各遂親親

皇上推恩此大孝也 尊親之心使人各遂親親

御筆加 係署職者俱與實授一條又加在京在

外軍職但因公事任支俸糧者詔書到日俱與開支一條極為切當臣不勝欽仰已通錄首尾進呈伏蒙批寫字送閣本月十七日午刻內閣令

御覽訖批寫字送閣本月十七日午刻內閣令
兩房十三人各寫一張俱已過半忽楊
一清教不知所由一清已先出閣矣臣
任各房不知所由一清已先出閣矣臣
亦不得面問所以及詢兩房寫閣矣臣
詔書官皆曰楊老先說及詢兩房寫閣矣臣

御覽朝廷御筆已批寫字即如未經要開條件
必諭內閣公所添知之也此事却可駭異
且觀明日所添知之也此事却可駭異

聖諭云一條
前詔書稿內遺去訣行二條可增入末
之前一為宗室節年因事減革任支俸
米者要准與關支一為子弟仕宦者俱不許

人子為儀賓者其子弟仕宦者俱不許

選京職要查革此例者其為宗室祿米
一條前日禮部曾已開具又在京在外
文武官員有因事罰俸任支者詔書到
日照舊關支刑部亦開具此條臣等
議得此是皇上大孝推恩例難比
赦書故不敢況開今皇上下既宥及軍職官

王親子弟不許選京職舊例也茲欲議查革
者准與罰俸者則宗室減革任支祿米
重實不許選京職舊例也茲欲議查革

祖宗分封諸王固盡親親之階也夫
周故凡係王親親之階也夫
定例為大防閑者也且如近年宸濠懷
不執心竊窺閉者即預先交結在

累朝奸惡顯迹畢露至令尚府親戚子弟
諸奸惡顯迹畢露至令尚府親戚子弟
未盡伏誅者若使諸王尚府親戚子弟

變更伏誅者若使諸王尚府親戚子弟
變更伏誅者若使諸王尚府親戚子弟

力建實錄

諭對京卷之二

二

朝廷將各親其親苟圖富貴誰肯盡心共尊

生奸作孽禍無了期累朝立定此例

誠為遠慮去年九月內一清在朝房內

嘗對臣說陝西副使桑溥真好才能可

惜是王親拘住例了不得做京職我

欲奏開此例使凡人者皆親子弟俱要許

他做京職不可說開此例這是用矣臣答

曰先生不職如此人者皆親子弟俱要許

亂大防間獨不鑒前日宸濠之事乎賣

國奸臣相踵盤結在日朝尚未盡伏誅

今若使儲王親子弟得任京職則凡將

來機傳遞消息定之生奸變則得諸王

事不傳遞消息定之生奸變則得諸王

有不知無以對臣已知其皆將竊窺

一清家又令家人說與一清曰早間朝

晚回家又令家人說與一清曰早間朝

相抵牾而言此事決不可舉一清嘗對臣

神器矣

說費宏奸貪今日只是無人敢要買天

下耳若有人要買他便肯用一張紙寫

責與他不可不盡忠於先生須要長記

言語不可不盡忠於先生須要長記

以上可證諸一清彼不敢不承認也今

條例之增如果出自防不可不察朱

王親親之道然禮設而大言不悖之

熹嘗曰或問親尊而並行不悖之

何也曰此親親尊而並行不悖之

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于有過

其致辟之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

聖諭已

謹將宗室裁革任支祿糧准與關支

一京職條未敢議八條其王親子弟查

吏禮二部會查當重為審處未宜著之

詔條今

日閣中臣復以向者所論國家利害

知矣臣

告于一清及鑿皆無以為詞已同奏此
受不得不言惟上知遇之恩惟死可報于此
不也謹具奏
可也謹具奏
嘉靖七年七月十八日
臣張孚敬謹
大明會典凡文職本為儀賓等項俱各見在及有
或夫一人男為儀賓等項俱各見在及有
子孫者一體許除又凡京官與故及無子
孫者一體許除又凡京官與故及無子
親者改調外任若王府官不
職但與調外任若王府官不
問刑條例一王同城居住者皆改調又
或為夫一人男為儀賓等項俱各見在及
有子孫者一體許除又凡京官與故及無子
故及無子孫者一體許除又凡京官與故及無子
勤是實一子孫者一體許除又凡京官與故及無子
雖開報以存作亡以有作無扶同申結

大明會典

或夫一人男為儀賓等項俱各見在及有
子孫者一體許除又凡京官與故及無子
孫者一體許除又凡京官與故及無子
親者改調外任若王府官不
職但與調外任若王府官不
問刑條例一王同城居住者皆改調又
或為夫一人男為儀賓等項俱各見在及
有子孫者一體許除又凡京官與故及無子
故及無子孫者一體許除又凡京官與故及無子
勤是實一子孫者一體許除又凡京官與故及無子
雖開報以存作亡以有作無扶同申結

王國妃朝

或為夫一人男為儀賓等項俱各見在及
有子孫者一體許除又凡京官與故及無子
故及無子孫者一體許除又凡京官與故及無子
勤是實一子孫者一體許除又凡京官與故及無子
雖開報以存作亡以有作無扶同申結

聖諭欲

軍臣昨於閣中欽承軍衛者發邊衛充
之例臣捧讀不勝惶懼之至王親不許選
非出於臣捧讀不勝惶懼之至王親不許選
推恩之典陰為行私之謀也故臣力與
一清等竊論以為此事大關國利
害誰敢決此大防時亦已將情由反覆
色俱變勉同回奏臣亦已將情由反覆
開奏矣今何心也先年言一清素欲變亂
此例是誠何心也先年言一清素欲變亂
書有奉承一清家乃遂行取史魯到京
屈意違例引為桑溥要變此例實所
輒敢違例引為桑溥要變此例實所
故今又欲引為桑溥要變此例實所
基國欲引為桑溥要變此例實所
今典緣由禍也臣謹詢帝時未有

者正犯問發遠充軍保勘之人屬有
司者發口外為民屬軍衛者發邊衛充
軍臣昨於閣中欽承軍衛者發邊衛充
之例臣捧讀不勝惶懼之至王親不許選
非出於臣捧讀不勝惶懼之至王親不許選
推恩之典陰為行私之謀也故臣力與
一清等竊論以為此事大關國利
害誰敢決此大防時亦已將情由反覆
色俱變勉同回奏臣亦已將情由反覆
開奏矣今何心也先年言一清素欲變亂
此例是誠何心也先年言一清素欲變亂
書有奉承一清家乃遂行取史魯到京
屈意違例引為桑溥要變此例實所
輒敢違例引為桑溥要變此例實所
故今又欲引為桑溥要變此例實所
基國欲引為桑溥要變此例實所
今典緣由禍也臣謹詢帝時未有

聖諭命書

諭對錄卷之二

一

宗室之變故

太祖訓不設 王親為京官

之禁不得 太宗皇帝次子 仁宗皇帝

故不得 太宗皇帝次子 仁宗皇帝

為弟少與 英國公張輔及其弟張輓張

軌同賜戲 毬相厚漢王謀反之時先寫

書約其內 應幸張輔因母言阻遏不從

將書奏發 宣宗皇帝得言阻遏不從

親征獲 平以安 社稷夫不可變故今之公

宗室

結姻若此 例一變則將紛紛結姻緣托

內應他日 奏伏蒙 國家之禍將有不可勝言

者矣臣昨 奏伏蒙 國家之禍將有不可勝言

宣諭內閣 輔臣調元 贊化當要為上為德為下

為民同寅 協公以成 和衷之治以副朕倚毗

欽之心勿 得彼此相 嫉以為朋 小人以同 利為朋

臣與一清 名位已極 人臣矣若 務相苟

同以保祿 位如極人 臣矣若務 相苟

之心發為 激切之論 原非相嫉 實恐有

負明本申 明也復慮 奸臣因時 竊發欲

具明本申 明也復慮 奸臣因時 竊發欲

服上刑又 恐煩瀆 伏候 敢有變亂者當

聖諭可 奏 嘉靖七年七月十九日

諭張少傅

卿兩具疏言前日所增入詔條中二件事以

第二條不當行即令停止夫朝廷待下當要

推誠耳又在德與不德耳豈可專此為防閒

之道哉况非 祖之定制亦多枉滯人材惟
有德者則不假人力而成之也縱使恃親連
之衆倚内外之合為叛作賊果於有成恐無
久矣今卿之意本於憂國但亦須多詢衆議
果當何如自有定見若論會典於問刑條例
似難拘之况亦有更之於今者卿當酌思之
并書封還

嘉靖七年七月十九日

聖諭欲開 臣張孚敬謹 奏伏蒙 王親許選京職之例以為朝廷待

下當要推誠耳又在德與不德耳豈可專此
以為防閒之道哉今日人心無法以防閒之則

國家慮者惟守法為第一機關也前二疏已
盡無敢復有他說矣又承

聖諭謂 臣之意本為憂國但亦須多詢衆議果
當何如自有定見於此仰見

願誠有持此說者 皇上俯察愚衷臣
白具奏又承下之廷議以觀衆論何如則

聖諭謂 臣當酌思之似難拘之况亦有更之於今
者令會典條例又承下之廷議以觀衆論何如則

王府之親今俱用之外任如有不可更者也况
於將來臣愚以為萬有不可更者也况
不便或亦可以此例拜禍於未形制變
多故立法之備後雖有異勢殊法少
王親今俱用之外任如有不可更者也况

聖諭論會典條例又承下之廷議以觀衆論何如則

聖明更 加察馬地也術者已自足施未嘗枉滯於無
澤州縣之術者已自足施未嘗枉滯於無
用之也術者已自足施未嘗枉滯於無
嘉靖七年七月二十日 奏聞
臣張孚敬謹具奏
臣以第二條不當行即伏讀
臣酌思益切有懼焉敢復昧死以陳記
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
如綸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
詩曰王命仲山甫王之布於外者如綸其出
王之喉舌言仲山甫王之布於外者如綸其出
臣愚承乏內閣濫保傅之職為喉舌之
官若不能獻可替否莫計之職為喉舌之
是豈不皇皇上哉十九日亦豈臣之所
以事已迫矣臣見第二條開
閣事已迫矣臣見第二條開
詔前期 閣事已迫矣臣見第二條開

聖諭謂 臣以第二條不當行即伏讀
臣酌思益切有懼焉敢復昧死以陳記
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
如綸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
詩曰王命仲山甫王之布於外者如綸其出
王之喉舌言仲山甫王之布於外者如綸其出
臣愚承乏內閣濫保傅之職為喉舌之
官若不能獻可替否莫計之職為喉舌之
是豈不皇皇上哉十九日亦豈臣之所
以事已迫矣臣見第二條開
閣事已迫矣臣見第二條開
詔前期 閣事已迫矣臣見第二條開

聖意吾 選京職之例實關國家利害之大不
勝驚懼謂一清曰此條若出
三臣者當奏議若出一清即曰既未穩當
建言下廷議可也一清即曰既未穩當
且可不停止臣又曰一清即曰既未穩當
之例不宜有吏禮二部便會查之說若
云會查須姑停止以行定行之可也
如必於今姑停止以行定行之可也
未免使人議其後且更信於宗室一畝猜
疑反使無詞即同回奏此實臣區區為
臣者皆無誠間或有指此謂臣為專輒
利害之非敢專輒也利害之非敢專輒
者臣之非敢專輒也利害之非敢專輒
片言之非敢專輒也利害之非敢專輒
之夫君事之利害漫無可相保者其
視而君事之利害漫無可相保者其
位而君事之利害漫無可相保者其
一身雖蹈湯火伏刀鋸義有所弗顧也

國家 選京職之例實關國家利害之大不
勝驚懼謂一清曰此條若出
三臣者當奏議若出一清即曰既未穩當
建言下廷議可也一清即曰既未穩當
且可不停止臣又曰一清即曰既未穩當
之例不宜有吏禮二部便會查之說若
云會查須姑停止以行定行之可也
如必於今姑停止以行定行之可也
未免使人議其後且更信於宗室一畝猜
疑反使無詞即同回奏此實臣區區為
臣者皆無誠間或有指此謂臣為專輒
利害之非敢專輒也利害之非敢專輒
者臣之非敢專輒也利害之非敢專輒
片言之非敢專輒也利害之非敢專輒
之夫君事之利害漫無可相保者其
視而君事之利害漫無可相保者其
位而君事之利害漫無可相保者其
一身雖蹈湯火伏刀鋸義有所弗顧也

聖明察 視而君事之利害漫無可相保者其
位而君事之利害漫無可相保者其
一身雖蹈湯火伏刀鋸義有所弗顧也
力能資論矣 諭對錄卷之二

今夫天下之事似此者尚多惟忠臣為能為國家守法度而度耳又伏讀聖諭惟有德者則不假人力而成之也縱使恃

親連之眾倚內外之合為叛作賊果於有成恐無矣臣竊謂易視禍不可舉事動在萬全

變不可易視禍不可舉事動在萬全圖之未若制變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

未若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

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

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

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

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

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

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

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

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

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

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

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

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

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

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謂之積薪於未萌也昔人有禍起而除之

聖意則將大願勿輕敗度而無所忌憚也臣又三復

聖意則將大願勿輕敗度而無所忌憚也臣又三復

聖意則將大願勿輕敗度而無所忌憚也臣又三復

聖意則將大願勿輕敗度而無所忌憚也臣又三復

聖意則將大願勿輕敗度而無所忌憚也臣又三復

聖意則將大願勿輕敗度而無所忌憚也臣又三復

聖意則將大願勿輕敗度而無所忌憚也臣又三復

聖意則將大願勿輕敗度而無所忌憚也臣又三復

聖意則將大願勿輕敗度而無所忌憚也臣又三復

聖意則將大願勿輕敗度而無所忌憚也臣又三復

聖意則將大願勿輕敗度而無所忌憚也臣又三復

皇上任德之言真堯舜之心也堯舜之治天下

皇上任德之言真堯舜之心也堯舜之治天下

皇上任德之言真堯舜之心也堯舜之治天下

皇上任德之言真堯舜之心也堯舜之治天下

皇上任德之言真堯舜之心也堯舜之治天下

皇上任德之言真堯舜之心也堯舜之治天下

皇上任德之言真堯舜之心也堯舜之治天下

皇上任德之言真堯舜之心也堯舜之治天下

皇上任德之言真堯舜之心也堯舜之治天下

皇上任德之言真堯舜之心也堯舜之治天下

嘉靖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諭張少傅

前者卿嘗言欲將朕諭內閣說話委一人編

集成帙名之曰嘉靖政要者具見忠愛用心

前者卿嘗言欲將朕諭內閣說話委一人編集成帙名之曰嘉靖政要者具見忠愛用心

至意夫朕凡有諭內閣言不成文但以我之
實言與大臣議論非他人之言也何有可取
焉縱使有可行處不過卿等贊成之非朕能
也卿意恐後日淪失切切為慮似當從卿所
請而朕恐人評汝所為之自復纂編耳古者
有左史右史之官歷代因之我 聖祖創翰
林之制亦有編修修撰之名但未見居此職
者盡乃事云况 累朝亦如是今朕若行必
有曰事事皆更非自伐即不遜也故以是而

未敢即行他日朕身後史臣必言之史之可
否不過一出之公而已非公則鬼神亦察之
一向未及復語卿知茲用諭卿知之

嘉靖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奏 臣張孚敬謹

聖恩簡入內閣所奉 御札除

密諭 臣者另行編集外 諭內閣者臣逐日

祖宗以來 閣之前不知若干今存僅二十餘道必

有盛於 御書文札與輔臣講明治道莫

命官編纂昨蒙感者也可上繼堯舜之傳而俟諸後聖不
聖德謙光下濟之至也夫編纂者臣等之職第
日有機務或不遑及須得一人專掌其
事其體例宜照皇明政要編之而
校讐之責固臣所宜自盡者也
史官職廢故事皆失傳累朝雖有實
錄其職廢故事皆失傳累朝雖有實
有如其今日勅旨皆出代言之臣為之未
君言之真正者也信以傳信其可緩哉况
高皇帝嘗置起居注以宋濂詹同等王禕及儒士
人君言動行事滕毅楊訓文等為之俱是親書
不遜臣竊謂聖諭事恐更變非自伐即
今舉史官一御札見存者合無容臣同官會
以竭愚誠如此則歲終可得成卷

進呈自此以後每歲次第續入庶
聖德聖政光于天下垂法萬世矣謹將
皇明政要四封進謹具奏
嘉靖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臣張孚敬謹奏
聖躬少有違和昨謹與同官連名問
安臣實無任瞻仰依戀之至今早伏承
聖諭初六日詣視朝臣又無任瞻仰欣
天又太祖宗廟竊惟社稷萬民之身為
天地審藥餌加衛起居或前項禮儀量為簡
慎審藥餌加衛起居或前項禮儀量為簡
孚裕者惟聖誠存焉而已或再加調理初
九日敬此問安謹具奏
嘉靖七年八月初四日

嘉靖七年八月初四日
臣張孚敬謹奏
聖誠存焉而已或再加調理初
九日敬此問安謹具奏
嘉靖七年八月初四日

嘉靖七年八月初四日
臣張孚敬謹奏
聖誠存焉而已或再加調理初
九日敬此問安謹具奏
嘉靖七年八月初四日

諭張少傅

卿具密疏問安足見忠愛朕不自慎以致疹
 氣干予而中心實懼 祖宗付託之重耳今
 次所患內傷外感朕體素弱故一疾亦不能
 支上驚 兩宮 親臨訓問今日 聖母問
 朕曰皇帝可多調理幾日便不可出早了朕
 對奏子疾覺好了欲初六日於 奉先殿行
 禮初七日視事 聖母曰豈不太迫不可卿
 所言甚合 慈訓且卿云孚格惟誠耳朕當

奉 聖母之訓從卿之請宜於初九日視朝
 茲用諭復卿還傳諭同官知道

嘉靖七年八月初四日

聖諭始知臣張孚敬謹奏昨晚伏承

天地惟以內傷者於此尤宜善加調理者也仰

也祖宗無日不惟其疾之憂茲

聖母有訓也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茲

皇上一事而兩全焉即晨

天和凡舊行禮儀請一切減省奉宴

兩宮本舊儀也臣愚以為若照舊舉行恐

皇上執禮未免有勞兩宮之心亦必有不

安謹具

奏

聞

安者願俟 聖躬保養全勝之後補
行此禮亦不為闕也敬此問

嘉靖七年八月初五日

諭張少傅

卿連僉自疏反覆為史立模辯陳人言立模之奏似為卿言故朕追罪立模不但朝廷得察亦是為卿別白耳卿若果欲回護豈不中人言乎夫立模之奏以卿論之則曰皆可以朕論之則皆不可善類指君子也君子豈以陰中為計守正奉公大臣天下後世自有明

言公論亦不懼此若畏小人之誣捏而禁之及是為小人得意也朕與卿皆有受天之託當一於公不可使奸巧得計且卿前奏禁絕私謁今又云不以彼之一二言為喜朕豈不知卿公意正要明此一二言則人不得非議也立模之奏其中亦不當有此言非媚何也卿其加思之立模必黜之方可勿執前票為難

嘉靖七年八月十九日

聖諭以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臣

連僉自疏反覆為史立模辯陳臣捧

讀

數過不勝惶懼之至臣愚直以立模

之

奏為朝不勝也今人言以立模之奏為臣

模

一人惜也今人言以立模之奏為臣

誠

屬嫌疑雖百立模臣不敢為惜也又

伏承

聖諭欲為臣別白則人不得非議此實

皇上

仁之至義之盡也臣感

請

施行謹具奏聞

嘉靖七年八月十九日

諭對錄卷之七終

